

# 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紧贴岗位抓好军事职业教育

## 教学视频实时上传共享平台

本报讯 靖周、李致韵报道：“连长你看，刚上线的《倒座位教学》视频微课是我们制作的！”11月中旬，第71集团军某旅运输勤务营中士姬松亨看到军事职业教育平台上的课程更新后，迫不及待地把好消息告诉了连长刘洋。据该旅领导介绍，军事职业教育推开后，他们加大基层人才培养力度，引导官兵结合岗位需求用好这一平台，把一些练兵备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制作成微课视频上传共享。

该旅是一支新型保障力量，如何提升跨专业转岗官兵的适应能力，是旅党委一直思考研究的课题。军事职业教育平台推广以来，他们以练兵备战急需急用的内容作为学习切入点，充分利用平台海量的学习资源，着力提升官兵的军事素养。课目设置中，他们针对单位“一兵一岗位、一营一类别”的特点，区分多种专业设置了4大类394门课程学习目录；学习实践中，他们针对单位点多面广的实际，抽调骨干力量将各专业的绝技绝活录制成微课视频，方便官兵见缝插针地学习。此外，他们还要求官兵深学“必学内容”、制订学习计划，并将官兵参与教育情况记入个人军事训练档案，作为单位和个人年终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

某型轮胎充气装备操作是修理专业常用的一项技能，但一些官兵对其掌握得还不够熟练。该旅修理一营二级军士长于龙怀对这项技能颇为拿手，并成为东部战区陆军拿到修理专业高级技术证书的首批人员之一。机关专门为于龙怀拍摄微课视频，请他将“独门绝技”倾囊相授，并上传至军事职业教育平台，供相关专业官兵学习共享。于龙怀感慨地说：“有了军事职业教育平台，官兵能够聚焦岗位更加精准地学习，学习效率比以往更高了。”

学习立足岗位进行，成效在实践中转化。近期，该旅传来捷报：担负的装备中修任务完成情况走在同类单位的前列；信息保障专业的10名技术骨干在上级比武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 院校微课直送部队专业岗位

## 新疆军区某团与院校合作搭建军事职业教育平台

本报讯 侯玮、李佳鹏报道：11月中旬，西北大漠寒风阵阵、沙尘漫天。新疆军区某团千里机动至陌生地域展开演练。演练中，某连一台大型装备突发故障，该连并未像往常一样呼叫修理分队，而是直接派出自己的维修小组，仅用10多分钟便抢修成功。

“这是我们依托军事职业教育平台，与院校合作共抓人才培养收获的喜人成果。”据该团领导介绍，作为军事职业教育试点单位，他们与陆军工程大学签订《军事职业教育合作协议书》，借助院校优质资源并按照“任务需求牵引、资源优势互补”原则，共育专业人才。

针对工程兵专业门类多、组训骨干少等情况，该团向院校提报专业课程需求26项。在专家教授指导下，双方共同开发在线课程，制作时长5到10分钟的微课24个，鼓励官兵根据岗位需求自学。“微课重点突出、针对性强，既有理论讲解，还有操作示范，对训练很有帮助。”该团工程机械师、四级军士长吴晓龙告诉笔者，《装载机低压油路故障判断与排除》《水准仪使用》等微课的学习，对他的训练帮助很大。

用好教育平台，助力官兵成才。截至目前，该团官兵军事职业教育平台在线注册率达到99.6%，学习总课时达3万余小时，助力培养业务骨干150余名。“我在团参谋业务竞赛中名列前茅，得益于在平台上方便地选择参谋业务、信息技术等课程并抓住‘碎片时间’学习。”该团机要参谋金星分享学习心得时感慨道。

目前，该团正推进建设7个在线学习室和考核室，将增加学习终端300台、升级旧终端400台，为官兵学习提供保障。下一步，该团将前进一步，密切与院校合作，开发设置更具针对性的专业课程供官兵学习，推动人才培养建设迈上新台阶。



# 跨昼夜磨砺保障硬功

## ——火箭军某基地开展实兵拉动演练见闻

■张新凯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11月中旬，火箭军某基地保障部组织所属应急保障队和导弹旅综合保障群，开展跨昼夜实兵拉动演练。

“此次演练跨度时间长、涵盖内容多，参演部队通过铁路机动、摩托化行军等方式交替开进1300余公里。”该基地保障部领导告诉记者，参训官兵在恶劣气候条件下，多次进入导弹阵地展开部署调整，全面检验勤务保障分队的整体作战水平。

合编是否合力，保障是否高效？为检验成效，该基地以军事训练大纲为依据，积极整合基地训练资源、构建逼真战场环境，抽调综合保障团和基地医院应急骨干力量，实地进入某导弹旅综合演练地域，实施油料、被装、给养、卫勤、军械、维修等勤务保障演练，探索与使命任务相适应的应急保障新途径。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就地宿营，立即开设指挥所。”应急保障队官兵经过300余公里铁路机动刚刚抵达目标地域，便接到上级下达的作战指令。

记者在现场看到，应急保障队官兵按照职责分工迅速选址搭建帐篷、开设指挥所……几十分钟后，宿营区、热食制作区、油料供应区、卫生医疗区搭建完毕，指挥车、运输车、救护车、修理车进入战位，警戒人员前出加强戒备。

突然，正在该区域演练的所属某旅发出“求援信号”：因遭“敌”袭扰，数辆发射车“趴窝”，请求抢修队支援。装备抢修分队在修理技师、一级军士长米林栋带领下，迅速抵达



发射车受损区域。更换轮胎、检查引擎、启动车辆……数分钟后，一辆辆发射车“满血复活”，直奔发射地域。

演练中，200公里之外的某旅发来急电：弹药和补给告急，请求紧急援助。接到指令后，现场指挥员对照作战地图，快速定下作战保障决心。调配队车、紧急装载、公路输送……战备物资精准送达。

军地联合保障，资源无缝对接。随着作战态势升级，一场反击行动进入关键阶段。一支经过伪装的发射分队行至某山口时，突遇山体滑坡，车队无法通行。危急关头，该旅紧急启动军地联合救援机制，地方有关部门迅速派出大型机械清除路障，道路很快恢复畅通。发射分队继续向预定地域进发，并最终对

“敌”实施有效打击。

记者了解到，为期10天的跨昼夜保障实兵拉动演练，该基地先后与作战区域内的5个联勤保障单位、8个人武部现地对接，摸清资源现状，打通保障渠道。“跨地域、全要素、高强度、险背景……”回顾整个演练过程，这些成为各级指挥员反复提及的“高频词”。

该基地领导告诉记者，新体制下组织应急保障力量进入导弹旅综合演练地域，进行实供、实运、实修演练，有效磨砺了勤务保障官兵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进一步推动后装保障训练向实战靠拢。

上图：该基地在演练中组织铁路装运。

作者提供

# 平凡精彩之路

## 下山

“希望孩子们能记住爸爸穿军装的样子”

上山、到达、下山，是汽车兵在路上的“三部曲”。

在这条路上，汽车兵们是扎着武装带、穿着迷彩服开车的。最长的一次，刘斐两套迷彩服穿了17天没洗。

能平安下山，是最美好的事情。“我的老婆孩子，还在等我。”刘斐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和一对浅浅的酒窝。

休假回家，脱下迷彩的刘斐变回一个普通乘客。“没个地方驾照，确实不方便！回家了才有坐车的份儿。”

“颜色太亮了！”那次回家，刘斐套上媳妇新给他买的一件粉色带领T恤衫，黑黑的脸上露出一抹尴尬的笑。

尽管觉得有点别扭，刘斐还是穿着它，打车带上媳妇去乌鲁木齐最大的影院看了场电影。

下山的刘斐，是一个热心忙碌在洗碗池边的丈夫，一个趴在热炕上和儿子玩挖掘玩具的父亲，一个能在自助餐厅一下吃完5盘羊肉的小伙子。

刘斐家的客厅里，有一面照片墙。墙上最显眼的位置，贴着三张特殊的照片——同样的背景，同样的姿势，红山公园那两只只活孔雀前，他把手搭在妻子肩上，儿子坐在妻子膝上。不同的是，儿子从1岁长到了3岁。

树刚发芽就出征，树叶落完才返回，刘斐几乎没有见过媳妇穿裙子的样子。

“是我把她耽误了！”妻子本是山东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为了刘斐，她丢下山东的教师工作，来到遥远的乌鲁木齐，怀着二胎，还要独自照顾没上幼儿园的儿子。

“不是我有多大魅力，是我穿的这身迷彩有魅力呢！”刘斐有个心愿，到两个孩子都上了小学，还能穿着这身军装。

“那时，他们也懂事了，希望孩子们能记住爸爸穿军装的样子。”

9月的一天，鞭炮声中，汽车团的运输车队从叶城营区再次出发，执行今年最后一次高原运输任务。

偌大的停车场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温暖的阳光洒在停车场旁边枣林上。几年前汽车兵们种下的枣树，今年终于结出累累果实。

送完战友，中校王锐默默脱下军装，换上一身半新不旧的便装。

几天前，在黑卡达坂上指挥车队时王锐那潇洒的身影，如雕塑一般，印刻在记者脑海里。

此刻，走出营门，王锐汇入城市的茫茫人海之中，他的身影如此平凡。

## （上接第一版）

“没有人不高反，只是手中的方向盘，就是抗高原反应最好的药。”王义永说。

狮泉河兵站曾是中士驾驶员李航的伤心之地——2015年他第一次上山，抵达狮泉河时竟然休克了。战友们把他送到医疗站紧急抢救，才挽回一条命。

李航有很多理由不再上山，但每年上山的车队里，仍有他的身影。

坚持和坚守，成就了这条天路上汽车兵的传奇故事。在王义永和李航心中，叶城营区锅炉房老兵王帅才是“偶像级人物”。

在叶城营区，不论是兵还是干部，见到这个45岁中年男人，都会尊敬地喊一声“王班长”。

王班长和团长彭立勇是同年兵。退役前，王帅在新藏公路上跑了十几年，一直是全团的收尾车驾驶员。汽车兵都知道，只有驾驶技术和修理技术都过硬的兵，才有资格开收尾车。

提起王帅的车技，大家都会说他在麻扎达坂成功处置的那次生死险情——

那天，下山的路上覆满冰雪，被过往的车队碾得像镜子一样滑。一台运输车有点失控，滑到了悬崖边上……危急关头，王帅挺身而出，化险为夷。

10年前，王帅参加上级组织的汽车兵比武，训练时发生意外，腰部受伤。手术后，他腰上打了钢板和铁钉，再也不能长时间开车了。

后来，王帅因病退役，复员后回到媳妇老家四川宜宾。

王帅的徒弟王寿红没想到，第二年4月，车队进驻叶城营区时，师傅又回来了，还是穿着那身迷彩，只是卸掉了军衔。

在锅炉房旁边的小屋，老兵王帅找到了自己的新位置。

以前营区没有澡堂，汽车兵们下山回来，想洗个热水澡很难，还要跑好远的路。

老王来后，每天早早烧上热水，汽车兵们下山一回来，就能舒舒服服洗上热水澡。

老王当年开的那辆车牌尾号为“153”的运输车，如今还静静地停在车库里。路过时，老王时常会去看看这位“老伙计”。

又一批新兵来了。望着炉中的火苗，老王想起了25年前的那个小伙子——

本想当上3年汽车兵，就复员回县城，安排一个稳稳当当的工作。谁知在昆仑山上一跑，就是这么多年。

本想在这条路上一直跑下去，无奈受伤退了役。

本可以和妻儿在巴蜀山水间相守，却

每年4月到11月都守在南疆这座营院里。

## 苦乐

“先擦干净车的‘脸’，再洗自己的脸”

夜幕中，多玛兵站，热腾腾的火锅，笑盈盈的脸。

一场汽车兵的生日宴会开始了，主角是上士刘华滨和中士方向阳。

“愿我们的战友情，比昆仑山的达坂还要高，比新藏线219国道还要长！”心中真情涌动，刘华滨脱口而出的话，像诗一样韵味深长。

此情此景，置身其中，记者问了一个在车里徘徊已久的问题：“这么多年，上山苦不苦？”

“没上山时，听老兵们讲这里非常苦。但当时想象不出来，到底有多苦。”上士刘斐说，“现在，这苦已经吃习惯了，也不觉得苦。”

上山的苦，上山的难，上山的险，不亲身经历，难有真切体味。

进城之前，团里会组织官兵把车洗得干干净净。老百姓们不会知道，这群汽车兵一路上吃了多少苦。

刘斐忘不了18岁时第一次跟师傅上山的经历。十月的红柳滩，寒风刺骨。“到了兵站，一停好车，师傅就让我去河里打水擦车。”

从跟车第一天起，师傅教给他一条汽车兵的规矩：“先擦干净车的‘脸’，再洗自己的脸！”

“山上的水，怎么这么凉！”刘斐将手浸入水中那一刻，感觉“一下子凉到灵魂里了，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用手这冻到骨头里的冰水擦完车时，刘斐的手已经感觉不到凉，反而滚烫滚烫。

双手再次伸进这凉透骨子的冰水中，刘斐突然意识到，师傅以前擦车，也是如此！在这条路上跑过的每一个汽车兵，都和红柳滩的冰水握过手。

有一次，三十里营房兵站八月飞雪。刘斐躺在车上冻得不敢翻身——一换方向，好不容易暖热的床铺又变得冰凉。

起床后，照旧要擦车。水和抹布是用不了的。刘斐拿出一张旧塑料卡片，一点点将前车窗上的冰霜刮掉。

第四年，刘斐终于出师，自己也接车了。翻达坂、过冰河，在这条云端之路行走12年，刘斐上山超过50次，最多时一年跑过11次阿里狮泉河。

如今，他也当上了师傅，带出5个徒弟。他最有成就感的，是他的徒弟已经提干，当上了连长。最小的徒弟，也马上出师了。

今年5月，全陆军汽车兵大比武，团长彭立勇带队参加。能代表团队去参加比武，刘斐特别兴奋。“太幸运了，全连9个班长，就我被抽上了！”赛前集训时，他体验了27米长的重装运输车驾驶。“比我的车大多了，糙多了，开起来是真累，也真带劲！”

参赛官兵拿了名次回来，是凌晨一点多。汽车团所有的官兵和家属属的老老少少，在部队门口的路上，夹道欢迎他们。刘斐说，这是有生以来自己最骄傲的时刻！

## 浪漫

“有一种浪漫是可以复制的”

这辈子，汽车兵何其宝只送过一次花，送给的是他母亲。

这辈子，何其宝的母亲，也只收到过这一次花——这是千里之外儿子给自己的一份惊喜。

那一次，母亲生病住院，何其宝正在山上执行运输任务。心急如焚，他又无可奈何。除了晚上到兵站打个电话问候，何其宝实在想不出自己还能为什么母亲做点什么。

9岁那年，何其宝跟着父母离开甘肃临洮农村，进城谋生活。父母在一家饭店打工，供他和妹妹上学。母亲，是他生命中最亲、最重要的人。

左思右想，何其宝看到自己徒弟给妈妈送花，决定“复制”一下。

那一天，何其宝母亲刚做完手术，躺在病床上。突然，一大束鲜花被捧到了她的面前。紧接着，何其宝的电话来了：“妈，好好养病，早日康复！”

手捧带露的鲜花，这个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的农家妇女，笑了，又哭了。

对于高原汽车兵来说，“有一种浪漫是可以复制的”。

## 梦想

“走惯了这条路，人生前方的坎应该都能迈得过去”

车过黑卡达坂，跟车的中校王锐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望着车窗外出神。远处的雪山如倒影般从他的眼中掠过，印在心里。

这次上山，王锐有些尴尬。战士们依旧叫他“教导员”，但他郑重地向记者强调：“是原教导员。”

这是王锐最后一次上山。不久前他已达营级军官的最高服役年龄，在教导员任上被免职了。王锐找到团领导，请求再跟车跑一趟阿里。可是，妻子不同意王锐再上山冒险，一气之下，把他的

微信都拉黑了。

颠簸的达坂路上，运输车里的对讲机传出战士的歌声。此时，王锐缓缓道出了他小时候的理想——图书管理员。

每个人都有梦想，可似乎我们一边成长，一边离梦想越来越远。

小时候，王锐一边跟着父母在小吃摊上卖水煮花生，一边憧憬着长大当个图书管理员，“坐在满是书的房子里，安安静静地读着自己喜欢的书”。

高考，一向成绩优秀的他发挥失常，选择从军。20岁当兵，学车，考军校；25岁回汽车部队当排长，任指导员，交流到机关当股长；35岁又回到一线汽车营任教导员，王锐一路紧锣密鼓，紧赶慢赶，还是到龄了。

不舍得走，他却不得不离开。

一眨眼，王锐已经在路上跑了十几年。车队到站，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是会从行李里抽出一本书来。和往常一样，书中很多句子，他用红笔划了出来。

对于汽车兵来说，道路就是生活。路上有惊险，有艰辛，有平静，有波折，有愉悦，有苦难。

刚刚过完40岁生日的王锐不知道，自己十几年来“在路上”的生活戛然而止后，该去追寻哪种生活。“坐在驾驶室里，无论是仰面朝天还是俯首向地，目光都是短浅的，只有向前，平视，才能有更长远更辽阔的眼界。”王锐相信，“走惯了这条路，人生前方的坎应该都能迈得过去”。

刚刚驶抵狮泉河兵站停车场，驾驶员王雄飞就接到师傅从西安打来的电话：“我打算带上几十辆车，明年跑一次新藏线。我还开车，带着车队上昆仑山！”

王雄飞的师傅，曾是团里的红旗车驾驶员，退役回西安后经营起一个规模不小的商用车队。开着豪华越野车，行驶在繁华街道，他却总觉得都市的路都太平坦了，平坦得没有一丝波澜。让他魂牵梦绕的，永远是喀喇昆仑之麓那条高原“天路”。

“跑一趟，少一趟。”只要一想到再也上不了山，34岁的何其宝也会怅然若失。

刚刚脱下军装的他，对退役后的生活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划，“一回家，就先开车带爸妈和媳妇孩子去趟北京，到天安门看一回国旗。”

